



叶至诚

倒霉的橄榄核

daomeideganlan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倒霉的橄榄核

叶至诚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倒霉的橄榄核

叶至诚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目忠路189号）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7 3/4 插页2 字数116.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06-1139-9/I·1048

定价：4.60元

序

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本散文集。至于后继，也许我今后散文作品不多，也许压根儿找不到出版的机会，天晓得是否还会有第二本，第三本。

四一年岁末，我和哥哥、姐姐一同开始跟父亲学写散文。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如今早已是年逾花甲了。五十年间，兄弟三人都不曾出过个人的散文集，一向采取集体行动，先后出版了三本散文合集。《花萼》和《三叶》是四三、四四年相继出版的；隔了四十年，作为对前两本合集的纪念，又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未必佳集》。

收获如此之少，自然有种种缘故。不止一个朋友以为，在我来说，原因之一是：做了锡剧演员姚澄的丈夫，从而弃散文就戏曲，花了许多精力去写束缚甚多的韵文。其实，自打四七年秋考进熊佛西先生主持的上海剧专演员班，我已经见

异思迁，改行搞戏剧了。演员学了一年，不成，改进研究班学编剧。离开剧专之后，一晃干了三十几年，终于觉悟：我不仅不适宜做演员，也并不十分适宜于做编剧。这才重操旧业，又拿起笔来写散文；可说是经过了一番折腾，重新找到了自己，或者叫“迷途知返”。倒是和妻子的结合，好算我从事戏剧这段经历中最满意的事情。

重操旧业以来，七七八八，写了好些。也想有一本个人的集子，操之却并不积极。后来屡屡遇到旧友今雨向我索取，更因没有个人的集子丧失了全国散文评奖的参赛资格，才认识其不可忽视的价值。这本集子就是有所认识的成果。蔽帚自珍，未能免俗。

选编容易题名难，我采取偷懒的办法，把其中一篇的题目作为书名，我和我的孩子都以为这一篇写得还有点意味，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序.....	(1)
回声谷.....	(1)
公共车站上的遐想.....	(3)
生活在名人间.....	(17)
四起三落.....	(25)
看书买书.....	(38)
集邮.....	(45)
戒烟.....	(51)
着肉搔痒	
——艾煊《醒人说醉》读后戏作.....	(59)
吃河豚.....	(64)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68)
梦的梦.....	(71)

迟开的蔷薇

——读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74)

忆方之……………(79)

老陆的“苦”……………(95)

记锡琛先生……………(102)

几如兄弟的交情

——为王伯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10)

儿时……………(115)

学校后面的小河……………(117)

倒霉的橄榄核……………(128)

伤寒……………(134)

体育老师……………(149)

宣传……………(154)

猩红热和省三的裤子……………(161)

最后一列难民车

——一九三七年深秋浙赣路上……………(170)

我的绰号叫阿拉木……………(178)

青石弄故居……………(181)

重记乐山遇炸……………(187)

跟父亲学写……………(207)

几件小事……………(220)

父亲醉酒	(223)
跟父亲一起去用直	(229)
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236)

回 声 谷

我梦见自己走进了回声谷。

默默的山，默默的树，延绵不绝；默默的蓝，默默的绿，囊括了一切。没有风，水面一平如镜，连映在里边的浮云也好像不动。

“啊！”我喊了一声。

“啊！”

“啊！”

.....

或高，或低，或重，或轻，或近，或远，或快，或慢，无数声音向我扑来，此落彼起，好像大海的波涛，又好像千军万马。

我再喊一声，又得到同样的反响。我喜欢这样的游戏，仿佛我是孙悟空，吹口气能化出无数个自己；更仿佛我是个古代的英雄，一声令下就能够席卷世界。我于是陶醉……

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再接一声。然而，一旦我停止了呼喊，回声也终于消失，四周就归于死一般的寂静。我浅薄的道行无法再消受这样的陶醉，一股难言的寂寞之感从我心底油然而起。我迫切希望有一个并不发自我的声音；但是，我一声叹息换来无数叹息，一声悲鸣换来无数悲鸣。

“啊！”我拔脚就逃。

“啊！”

“啊！”

.....

千军万马在我后面追来，恰似汹涌的大海。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雨花》）

公共车站上的遐想

真是碰巧啦，一连串来了三辆一路车，出门大吉，一天顺利，赶快过马路，直奔最后那辆车去。

正要穿马路，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抢在前头，“嗖”地一擦而过，不由得退而避之。紧跟着就来了一群自行车，旋转的轮子和旋转的轮子前后交错，不给留一个空隙。左顾右盼绕过了非机动车道，前面是大车、小车、面包车、旅游车和卡车组成的车流，没等到那边十字路口关闸截流，眼睁睁看着三辆一路车一齐开走，最后那一辆还相当空哩。出门就碰了这么个钉子，真够倒霉的！

缓步来到一路车站，这下可有一阵子要等了：后面的车不知道得多久再来，再来的时候这儿准又聚集了无其数候车的，说不定来的车还跳过这个快车照例不停的**尴尬站头**，就是停

下来，你看看这些穿茄克衫、牛仔裤、西装、革履的男男女女，一个个身强力壮，斗志昂扬，来一辆，来两辆，我必定挨挤不上。如今我可以拿来和别人比较的，唯有多少年磨练出来的耐性，我且耐着性子，由它一辆车、两辆车、三辆车、四辆车、……一一过去，到时候总会有一辆公共车把我载了前去，好在人们早已不要求我赶在时间前面，也早已不要求我准点到达了。

每逢等着什么，我总不免要想：自己的生命——回头猛惊于竟积累了如此漫长的岁月，不知有多少是在等待中度过了的。将上路的时候总会发生等车，等船，等飞机，等晴朗的天气，等同行的旅伴……诸如此类的事情，一次次反复地体会着普希金在《驿站长》里描写的过客们那种无聊和焦躁。跟这个相仿佛的是等候亲人的归来，起先主要是等父母，然后主要等妻子，如今主要等孩子和孙女，等得实在心焦，往往迎出门去，甚至迎出很长很长的路程。这也跟在车站上等得不耐烦，下个决心，径自向前走去一样，无非在被动中尽可能争取主动罢了；即使明知这点儿主动于事无补，或者所补甚微，可比起纯粹被动的干等来，心里总要踏实一点——无论如何，自己

是在为最终的目的努力着。可是，能争得主动的等待为数颇少，众多的是那些所谓“气力大不出”的事情：站在柜台外面等营业员聊够闲天；排在长队的末端等挨个儿轮到自己；书稿交了出去，迟迟不见出版，几次三番催问，犹如石沉大海；住房不堪拥挤，基建进度缓慢，盼得新楼落成，偏偏分配困难；还有等待痼疾的渐愈；等待灾难性气候的缓解；等待没完没了而又一无所决的会议以及工作上种种拖拉和扯皮……再扩大一些来说，譬如抗战时期的等待胜利；五七年被七斗八斗之后的等待处分决定；蹲“牛棚”期间的等待“第二次解放”；第二次解放之后的等待那十月里响起的一声惊雷。也许有人会说：抗战时期你不满二十，眼巴巴地干等着胜利，尚属情有可原，后来那几次可不能跟白痴似的，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话大大有理。我也曾听说有许多人在同样的境遇中间，刻苦地系统学习了无产阶级导师们的著作，后来一旦受命，果然大有作为。只怪我从来不曾有过要想治国安邦的雄心壮志，“相信群众相信党”的信念又不如有些人那么坚定，懵里懵懂，浑浑噩噩。虽然除了栽秧植棉，烧高炉，炼钢铁，种种劳动改造以外，还在扫地，打苍蝇，送垃圾，拔野草……的同

时，用钢笔正楷，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几十万字的毛主席著作，大概正因为目的性不明确的缘故，竟看不出对我产生了什么明显的作用，以致把成年累月无比宝贵的光阴，一五，一十，毫不吝惜地等待了过去……

“来了。”一两个侧目朝来车方向遥望的候车人招呼同行者说；也许并无同行者，不过是自言自语。伫立站上的人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着徐徐近来的车子移上几步；一个中年妇人扶着个大腹便便的少妇，闪开别人的挨挤；只有我和几个年龄跟我相仿的男女，仍旧站在原处。

不出所料，开到站前，车子明显的加快了速度，匆匆越过这个可怜的站头，扬长而去。于是都以为跟屁股来的一辆肯定要停靠了，连那个中年妇女也扶着少妇移上前去。岂知竟也对这一片人群不屑一顾。我感到周围许多人流露出愤愤……

我大概有点老了。

大街上一家家新开业或是新装修过门面的店铺，陈列着应季时装、化妆用品、家用电器、各式灯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你想要点儿什

么？不想要点儿什么。

这里一片酒家，那里一个餐厅，风味小吃，糖果糕饼，港式面包，意大利冰淇淋……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热的、冷的。你想吃点儿什么？不想吃点儿什么。顶多来一瓶酸奶，不喝也没有关系。

早先，有一部好电影上映（或则是一出好戏），千方百计，钻头觅缝，不问远近，不顾寒暑，力争一饱眼福。宁可有看过以后的失望，不教有失之交臂的遗憾。这样旺盛的兴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初次上北京，是在“内部参考片”就像被禁锢已久的妖怪破瓶而出的时候。此后，不知道怎么一来，我变得无可无不可了。想我一生中间，失之交臂的好事算不清有过多少，可遗憾的事情“海”了，又何在乎一部两部电影？看到了固然很好，没看到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电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虽然晚了十年，我终究体会到了一点“知天命”的境界，尽管我不是圣人。自己和文学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却从不曾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无非一知半解。十五六岁上跟父亲学着写些东西，只因天才和勤奋都很不够，始终未成大器。今后恐怕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文章写出

来，在新旧交错五颜六色的文学界，也会有某个编辑部看在你辛苦了几十年的份上，给你在刊物上发一发，除此以外就不必妄想，也不存妄想了。至于仕途，我的官运向不亨通，如今年逾花甲，“提干”早成了下辈子的事儿；所幸没有机会养成领导别人和受别人拥戴的习惯，并不觉得生活里缺少了些什么；来去跻身于公共车站，倒也安然自得。

正因为不是圣人，对出书，获奖，当选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以及出国观光，诸如此类当今文学界叫人眼红心热的事，也不是无动于衷。只是就像等公共车子一样，明知道自己挨挤不上，就省得费许多气力，出不少洋相，自乐得安安稳稳，不争不抢，任幸运儿们一茬一茬在面前流过。这却不像在等车子了，因为并不存最后把我也载了去的希望。倒像在大街上看橱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东西，凡是我不能购买或是无力购买的，都跟我没啥干系，不过既然陈列在那里，有的很时髦，有的很稀奇，有的很漂亮，有的很“触气”（吴语，叫人讨厌的意思）……——看过去也非常有趣，何况还时常在众多不可或缺的老名牌中间，冒出一些新品种。

嘿，别阿Q了！倘若还有十几二十年给你活

的，你就甘于老这么看橱窗看下去，不想再增加一点儿知名度，提高一点儿购买力……？

一走神，竟没有做好居然会有车子在站上停靠下来的思想准备。候车的人们呼呼啦啦一拥而上，我也给裹挟着向前。有许多时候人是自己作不了主的。

拥挤到车门口，个个都要争先，各不相让，一下子堵住了，谁也上不去。我的胸口贴紧了前边人的胳膊和肩膀，后边人的胸口又贴紧了我的脊梁，霎时间腾起好几条粗重的呼吸声。我拚命想往外撤。

有个棒小伙子奋勇上前，用肘拐子在人堆里左右开弓，撞出条路来。他和我迎面相向，嫌我挡了他的道，在左肋上狠狠给了我肘拐，我只觉疼痛难忍，禁不住怒喝一声：“不要挤嘛！”谁料到那小伙子根本不理睬我，三下两下扒上了车子。但等他上得车去，却并没忘掉回头给我扔过来硬梆梆一句话：“怕挤就不要来乘公共车。小轿车才舒服呢！”

喘息渐定，疼痛渐平，我忽然想到：乘公共车的总是比乘小轿车的多；平平常常的总是比大